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先生文録序

華州王槐野宮諭示余文一帙

薛武進之文也維楨不敏行將

成公試覽之其謂斯文何余按

復之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次多言

非聖人之所貴也故曰予欲無言文則言

之精而道之顯也且曰文莫猶人躬行不

逮誠行矣安用文爲其垂諸文者非不逮

於行也沮於行而不得已也不然空言何

補哉三代以還大都文與道離行與言戾而行道有得之文葢亦有之我則未之多見也乃今見武進之文始讀之言質事核經遂思深淵然而光躍然而變其諸出入於馬班韓歐諸大家者乎再三讀之究極天人闡發性命渾而不淆析而不支其諸體會於周程張朱諸大儒者乎果何以得此哉余嘗守官留都與武進君並舍見其孜孜問學身體力行唯時徐養齋黄泰泉

與余四三人日相游衍論議咸謂其銳志
古人不屑凡近而施之政教考課諸不負
其所學固已竊歎而景慕之矣迨余老商
山罕聞世故而武進董浙學政力挽士趨
籍籍於賢者之口猶及聞之乃今調改備
兵鄜坊下車甫三月卽信孚化行而井伍
疾苦一朝除去流民逋卒相率來歸如嬰
兒之見慈母每一按節廵行百姓三軍頂
香嚙指遮迎道左邊關千里歡呼鼓舞膏

雨景曷所至蒙福此又余之所躬逢快覩

喜談而樂道者其爲文也大矣是録若盡

見諸施行可量也哉余觀武進君先後入

仕今且二十餘年動忤於時屢見播遷屹

立不變葢其中自有卓然者在也故其文

皆根本於中行之枝葉真切懇至不祈文

而自工若此若應辦口耳餙辭比擬則文

人之文焉耳寧有是哉請以是復之宮諭

宮諭固長於文者其謂吾言何曰公之言

是也可以序斯録矣

嘉靖乙卯秋九月既望三原馬理伯循甫

序

題方山文録

曩余爲南國子司業與諸賢論學咸推薛子仲常余數延叅駁相悦以解既仲常别去舉進士有官守再越歳見於豫章其所得踰南雍時矣又再越歳見於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時矣一時同志謂仲常任道擔

當斯文其有屬哉歲庚戌余守制家居邸傳仲常董浙學政將謂一方得師吾道之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從調例行止眞非人所能哉先壬子冬仲常屬其門人南城許進士洛攜文示余評隲請題其端至是以書啥之復申前請余因憶王玉溪嘗謂呂涇野曰李獻吉眞奇才也一爲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爲古詩樂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即如屈宋賈馬其殆

可傳也已涇野曰惜哉向使其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固習聞涇野之説者也今觀所錄文觸機感事舒悰發情皆訓辭格論未嘗有意於文而巽法抑揚動中矩矱殆闡定性訂頑之精蘊而優入學庸之堂室反諸身心可驗質諸古今可稽而措諸天下可行葢非空言無物徒以鬬奇爭勝娛心志而悦耳目也如是爲文文在兹矣

乃知仲常之道固將垂之久遠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尚得與文人例論哉仲常當自慰而益懋矣

嘉靖癸丑秋九月既望泰和南野歐陽德崇一甫書于西内之直廬

方山先生文録序

武進有君子曰方山薛仲常氏自爲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游其勵志飭尚友千古不與世狎既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

陽文莊公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方山子爲良亟嘉與之方山子沉毅暢達績學好問務求其至聞陝之涇野呂先生篤信好古從而請益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魁南宫出爲邑令恬靜惠愛與邵殊趣乃疏改學官風動江右久之爲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斥之爲郡佐言官建白復南宫郎擢浙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政力以其學抗

流俗流俗譁而攻之卒賜代久之廼兵備鄖延鄖延地近邊士人莫當方山子意者獨與谿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疲及讀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覆也余乃爲作序曰君子之有爲其與流俗果不可强同哉夫遠謀之於邇言伸道之於狥情利已之於便人守正之於比邪直節之於枉曲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於矯僞其是非黒白若晝也

奚其同好惡異而毀譽生取舍殊而予奪判使天下之政皆由是出治亂之機於斯決焉吁可畏哉君子之不能勝流俗固矣彼流俗之言有所作爲者也其身不存則其所作爲者盡去而君子之道彌光故君子之勝流俗也逮其身則人得以享其利而被其德不幸而爲流俗所蔽久而其道昭明功業不逮其身丁謂之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不巳於是乎尚

其文此君子之文之所昉與始也流俗忌之而終也天下惜之是非積誠不能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其所以朝夕乾乾於兢惕危厲之世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斯亦不足言矣富貴貧賤死生之運其暑寒晝夜之變耳彼流俗何與於我哉雖然不以君子治流俗而以流俗病君子是必有司之者焉而果非我之所當與也以是而修辭則幾

矣方山子明體適用守貞達順功業垂成輒沮不逮其身而學者獨録其文以行於世其必天下後世有惜之者而余之言斯信也試質之谿田先生其以爲何如哉

嘉靖乙卯臘日平凉趙時春景仁甫撰

方山先生隨寓録序

方山先生薛君仲常既有文録行于世矣厥後視師關中避寇白下旋歸江左在處有作門人弟子輒以次校刻故曰隨寓録

云吾鄉盧比部傳示海濱屬余為序先是
方山文錄馬谿田歐陽南野趙浚谷則既
序之詳矣余復何言憶壬寅癸卯間余掌
南翰方山主南考部率皆閒局恒相攜出
郊外覽金陵諸勝每遇豐草長林則竟日
憩而劇論一及古今文人方山輒頻蹙而
言曰昔人謂文到相如殆類俳優詩如李
白亦酒徒耳何足論哉余謂公之文日富
矣乃亦出此言乎則應余曰吾非能為文

也顧以吾性簡拙多忤於人其有以文問
者若復辭之其謂我何故直據事與理答
之間有幽懷隱衷時亦自洩不覺盈紙非
爲文也余數取而讀之見其評隲倫類闡
發幽微直寫胸中明白坦易一如化工玄
造隨物賦形雖古之名能文者恐亦有不
逮也豈所養深厚觸之斯應淵泉瀚海出
之有本測之無際有固然與余方屬意將
必翊贊勳華光昭鉅典無何以直道不阿

遂罹宸譴言官建白僅得量移歲丁未讀禮家居余嘗一造其廬黯然相別距今十有三年先生竟阨於時而傳頌景行者則薄於海外矣至德之光有道之言豈能終抑乎哉余因序斯録而重爲世道感也

嘉靖己未仲春既望泰泉山人黄佐才伯甫撰

題薛子詩稿

詩弗易作亦弗易言易之者妄也詩弗難

作亦弗難言難之者固也妄與固而詩之教學廢矣昔友人李獻吉何仲默皆以詩自命人亦以詩名之至情性理道何若差解於李然謂其有得於教與學焉總未之逮也既余退居洹上杜門謝事海內才賢時復夢寐諸生有持薛子仲常文過者余見其會道經世上下古今因詢歷履剛方慷慨不與流俗偃仰卓然名世之士恨未之覯覯乃玆各居留散局多閒暇時得往

復議論益知其學究本原而雅志向往不
屑於文章詞賦之末及示茲稿輒又闡發
情理融會風雅追蘇李曹劉以下及唐諸
家靡不通貫勿妄勿固幾於教學有王如
此不足慰哉於乎行人采樂太史陳詩古
昔盛時凡以述志觀風非尚言也辟子之
志大矣其益進以為世風者豈專在茲乎
特書首簡以復
嘉靖庚子夏四月望相臺崔銑

方山先生摘論題辭

吾師方山先生薛公多所著述佐佑六經刪訂諸史品裁九流百氏而方輿郡邑志乘靡不各有論譔匪以炫博務奇而矜於文學之門也寔其稟賦特異夙以聖賢事業自期待故其體用之學經緯上下貫徹古今隨在輒發皆切於人心時事民生物理而不爲無益之空言也程蚤歲受知於先生之門卽知讀先生之書未甞一日棄

去既涉仕途未免行役而卷帙浩繁不能悉攜以從故摘其所嘗論者別録之庚山輿木舫可便觀覽先生平生篤於體道經世而文章非其所好但英華自發美愛則傳自有不可掩者此固其一斑云爾

賜進士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門人慈谿向程書

方山薛先生外録序

方山先生薛公既去延慶延慶之門人弟

予錄先生歷官公移凡七卷傳示邊徼以
先生嘗有文錄行于世矣此則爲外錄云
高陵蕭進士謂余知先生乃屬序之余惟
古昔傳記中人物仕而獲行其志者僅僅
可數其俛仰顧望以至通顯而終其身焉
不充一行其志者蓋屢屢屢也是豈其志弗
若哉凡以富貴聲華陳于前而得失利害
橫于中轉輾較計以圖遷就此固其理不
勝欲夫亦其時與勢有不得不然者也乃

今方山先生以豪傑之才從事聖賢之學而直以斯道爲已任處惟其明出惟其行而不肯少貶以狥人自筮仕以至于今已逾二紀而立朝不滿旬月謗忌朋興偃蹇遷謫而隨在務行已志故其歷任公移光明俊偉皆經綸要畧康濟機宜凡被治教咸受殊澤要非空言無實者比也昔人謂賈誼雖不至公卿而所言亦畧施行未爲不遇今先生歷仕諸處余聞而未見但其

去延慶之日余送之郊見軍民父老號呼攀援維屬于道車不能前余爲之徘徊慨嘆宿先生于道旁里舍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先生是巡撫王公謂先生程朱再出韓范復來疏薦于　朝君子以爲公言忌者乃附和憸人報復造爲萋菲以沮先生之行謂非吾人之命邪然則先生雖未究其平生亦不可謂不行其志矣其視終身通顯而竟賷其志者所得爲孰多乎雖

然范希文有言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也先生固以希文自期待者志之行與不行又奚足論哉覽是録者以是推之斯得先生之深矣嘉靖丙辰春二月朔前進士尚書司寇郎鄜南劉仕謹序

方山薛先生全集目録

卷三

雜著

卷五

書

卷六

書一

卷七
書

卷八

書

卷九

書

卷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序

卷十五

序

卷十六

序

卷十七

序

卷十八

序

卷二十一

記

卷二十二

記

卷二十三
記

卷二十七

碑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墓誌銘

聖人人倫之至　正己格物
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
學以人事爲大　孔子惜繁纓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經綸天下之大經

卷三十七

論

正名　守險
敕法　作氣

卷四十六

祭文

覆繳巡按轉行勘合

議金華府建祠崇祀革除諸臣呈

議覆會考告考生儒關

批紹興府蕭靜菴先生入鄉賢祠呈

批紹興府汪提學入鄉賢祠呈

批金華府章尚書唐同知入鄉賢祠呈

批平陽縣改建儒學申

批慶元縣修建儒學官舍申

批紹興府學教授梁以衡侍養申

批錢塘縣生員馬千里承重申

批杭州府緣事生員華識呈

批衢州府問軍生員張廷秋呈

批處州府呈任元芳等招

批湖州府邵康山入鄉賢祠呈

批紹興府呈劉檀等招

批紹興府呈馮恕九十八等招

批宣平縣修射圃呈

批青田縣知縣鄭鏊申

批寧波府楊知府入名宦祠呈

批鄞縣申

批杭州府修理文廟呈

卷五十 公移四 延綏兵政

批延安府預處糧草以防虜患呈

批延安府乞將馬景隆等告詞分發各衙門

查究

批延安府呈犯人薛遇遲

批延安府偷盜軍器呈

批延安府給由吏姜時會申

復延綏西路議建邊方學校關

行各屬防秋告示

行延安府查理發過防秋糧銀牌

行推官胡溥恤災緩徵牌

卷五十四

賦

石秀亭賦有序

牡丹賦代菅副憲作

卷五十五

詩

四言古

七子詠　短歌行

獨飲　偶書

毘陵十六詠

六言古

德慶山房春暮四首

玉蘭花風雨大作二　偶作二首

人言　長日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五十六

詩

長短句

臨高臺　君馬黃

哀王孫　北固山

太虛草堂歌　夢覺歌

詞調

尉氏公館次元人水調歌頭

附元人兀顏思忠招隱詞

卷五十七

詩

五言古

卷五十八

詩

五言古

卷五十九

詩

七言古

卷六十

詩

七言古

二石篇贈石雲鄺生石洞潘生二生皆嶺南人春試下第過留都賦此爲別

憶昔行送陳玉泉北上

雲夢篇贈周生還楚

仲山職方奉使江漢別余於鍾陵草堂值水南學士載酒相過遂留共飲仲山出所作雙鴈辭見示水南即席限余用韻爲贈

卷六十一

詩

五言律

之報寄諸生　常山道中

蘭溪留别趙伯京　過釣臺

浙江驛下作　送左教諭

十月朔謁　孝陵

袁通判赴臨江其弟來之索詩爲贈

病起值春雨不止夜坐感懷

題湯録事楚東卷　觀紅梅

贈劉太學注選歸南阜劉前光禄卿毅齋之

子　題趙叅政序芳亭冊

弔曾將軍

卷六十二

詩

五言律

送郡學王桂山司訓陞本省榆次教諭

卷六十三

詩

七言律

周生子垂下第將歸夜坐言別

送陸原仲下第南歸

登鏡光閣　殿試

雨中柬水南翰讀病起

曉起

水南送桃李至玄寧寓舍適飲五岳宅即席

答謝

過天津款副憲遣使護送附謝二首

馮給事謫潛山並舟南下有詩索和因次韻

答之

夜泊東昌訪包郡推元達値往高唐不遇

秋懷八首　西湖舟中

將赴江州經望華亭悵然有作

李陽河發舟中流颶風大作深夜始抵長楓

夾感而賦此

題秦侍御卷秦巡江值逆濠傷殘之後

校文閩中次延平公舘

鹿鳴燕上作

九日李御史招飲北園偕高御史陳僉撰林

檢討林郎中

移寓天界寺

臺諫部寺諸公以余移寓天界分日載酒枉過

許石城將赴武林枉過草堂

送桂洲閣老赴召北上 時適有建昌之譴

唐荊川攜觴邀游天寧寺次韻四首

司封李羅村餽白野以舊俸見貽答謝

卷六十四

詩

七言律

宿浙江驛下　錢塘夜泊寄水南

登釣臺　懷養齋翁

楊止所職方出守衢州因余道經留飲郡齋

值書屋新成賦以贈別

書草莘僧砌路勸緣卷

謁象山先生墓　送李節推

春日　建昌學宫春祭觀樂

送表感賦　病中作

撫州道中夜行　暮春自述

與諸生陶于立蕭季南鄭伯源許希程夏子

政鄭伯井午坐　感事

聠起

四月六日石門驛舟中飲酒

端午日諸生携觴同集次伯源韻

宿天界寺作三首

贈章祠部時以御史謫官量移

靈谷寺作　贈唐生國華

水南以中秋月詩見寄次韻答之

宿翠微寺僧定中兼通醫學

金山　渡淮

華補菴過訪以見懷詩出示次韻贈荅

天台道中　　天台山中

天台憶近魯寓居學廨二首

衢州公舘次冠惕齋韻

贈程習齋侍養家居

處州道中值誕辰寄近魯

石門洞觀瀑　　青田道中

登鴈山　　戴辰峰下獨酌

宿鴈山禪院

聞白雲雲外二僧在龍湫三十年矣陡絶不

夜夢白衣山人對余誦呂秋崖詩醒猶宛然無一字遺失亦奇事也記之

十四夜月李樵卿攜酒勸駕因思去年此夜亦與同飲

中秋夜見月華贈樵卿

十六夜月

維陽逢尹洞山祭酒

富莊驛書壁

渡滹沱河因憶浙中之夢

涿鹿道中有感

徐李二相公枉顧靈濟宮

靈濟宮夜坐有感

夜坐偶成

費少石招飲詹事省中同曾二潭

甄冠山副憲遣人護送漫書謝復

接罷官邸報見廵撫王孝泉公薦疏

鄭州公舘見壁刻楊遂菴詩次韻

鄭州道中因諸生挽留感賦

周南驛中感懷　　留別王懷雲僉憲

歸德道中遇毛葫蘆遁歸

宿梁驛書壁

卷六十五

詩

七言律

二月二十八日過東葛驛見壁間黃粱夢圖

聞是日禮闈揭曉

江浦謁莊定山先生祠

浦口公館偶書　渡江宿燕子磯

承恩寺有感

過金陵同年許石城示寫懷詩次韻答贈

天界寺作　初夏偶成

贈田生　　贈張生

陳玉泉僉憲將赴蜀次韻贈答

次韻答何柘湖二首

秦淮旅次與吳山人話舊次李泉宗伯韻

壽江九川侍御母太孺人

讀漢史有感

題朱汭桂侍御二親雙壽圖

休寧戴處士年七十矣乞詩以壽其親

久雨偶作

余歸故居吳磐石遠訪約游金陵予以事不

題畫　東王秀才

中秋寓金陵感懷二首

胡梅林以雙鶴見惠附謝

送康子全考試山東因便道會試

閒居偶成　暮春偶成三首

許石城年兄以詩見示悵然有懷

石城對白髮有感以詩見寄次韻

秋日感懷　寄萬履菴

再疊年字韻答萬履菴二首

次韻答鄭石南兼東王仲山

卷六十六

詩

七言律

卷六十七

詩

五言絕句

暮春偶題　即事

聽鳥　養魚

卷六十八

詩

七言絶句

采菱舟中　　再至澄江有感

題顧華西玄玉齋卷二絶句

壬申三月二日即事

贈無瑕禪僧　　贈承菴僧六十二絶句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

策

廷試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並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愼滿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

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于草
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
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
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
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
禩之固保家國于世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
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
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
所知以告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臣對臣嘗讀書至
説命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君以保治之道望

其臣也讀詩至烝民有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是臣以保治之道輔其君也君不以治道望其臣是爲自聖自聖者謂人莫已若雖有善言無從入矣臣不以治道輔其君是爲自欺自欺者謂吾君不能雖有善道莫之告矣此上下交所以爲泰而上下不交所以爲否也否泰之間寔吉凶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會也可不愼哉不然則恭默思道如高宗內修外攘如宣王皆中興之令主也傳說雖帝賚之良仲山甫雖天生之賢佐其賢與智要非有過於高宗宣王也而德命之輔闕須之補者盖眞不自滿假而聖不

自聖之心也蓋眞知王業之不易保而欲建久安長治之策也欽惟　陛下具聰明睿智之德禀剛健中正之資將以啓中興之令圖建無前之偉績而隆億萬載無疆之休于以遠邁乎高宗宣王以上追三代之隆而陋漢唐宋於不足爲者也微臣何人而足以贊廟謨裨國論於萬分之一耶竊觀　陛下臨御以來凡五策士矣始之以愼初之道蓋欲體元居正而更化以善治也繼之以綱紀風俗蓋欲通變宜民而紹復乎先王也繼之以王伯之辨蓋欲極深研幾而純心於王道也繼之以知人安民蓋欲養賢及民而

綏靖乎中邦也繼之以耕桑蠶織蓋欲利用厚生而
父母乎天下也合而觀之無非所以爲持盈愼滿之
道也然當時策士之言　陛下亦旣梓之爲録布之
庶府傳之天下矣顧皆視爲虛文而未聞採爲實用
豈以　陛下親策賢良之士爲應故事而已耶抑其
言皆將順遜志祗以鋪張洪業揚厲盛德而爲　陛
下之所已行者耶臣時竊伏草野每恨芹曝之誠無
路上獻乃今舉於有司進於　大廷以奉　淸問甚
大幸也使臣復有所回護隱伏而不言而徒掇拾
三代之遺文補緝漢唐宋之故事聊以塞責而無適

於用則是臣當可言之會而以空言罔　陛下也上負吾君下負吾心縱天寬地容不加罪譴而天下後世其謂臣何臣伏讀　聖策見　陛下上嘉三代下及唐宋惓惓於　祖宗創業之艱難　列聖守成之不易而深憂至計惟欲民之遂生物之得所以盡持盈慎滿之道蓋兼前是五者之問欲會而通之以觀厥成也此實所以造萬世之福也豈惟一代之民物受其賜而已哉然臣竊慮　陛下有是念也而不能底是績也爲是言也而不能勵是行也茲欲勵行以底績豈有他哉亦唯　陛下推是心與是言以達之

政焉耳臣愚反覆　聖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
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
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是　陛下之所以鑒
於古昔者固自探其本矣既而曰洪惟朕　皇祖高
皇帝代天復世董摩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太定之後是
陛下之所以法乎　祖宗者又自得其要矣乃復
詔臣等罄所知以告是誠大舜好察邇言之心先王
詢於芻蕘之意也臣敢不稽經援史而爲明切時務
之論以復　明詔乎臣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是先王之政惟在于民也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　祖宗之意亦惟在於民也然保民之道安在哉亦曰盡教養之道焉耳夫但教養之文具易設而教養之要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爲　陛下言之夫古今之言養與教者夫孰不曰制田里而教樹畜也設學校而明禮義也然田里何以制樹畜何以教學校何以設禮義何以明則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况乎與世斟量之道隨時變通之宜又有不可以執一論者蓋享國長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之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民以授田井十則爲通通則十

爲成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工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服詩書禮樂之教遵命鄉論秀之規而其所以教養乎斯民者固至詳至備而盡善盡美矣此其所以德洽化流治隆俗美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迨夫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風俗澆惡漢唐以降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將興勢殊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有均田之制有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

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民不遂生物不得所而先
王之治所以卒不可復者皆職此之故也臣惟　陛
下以天縱之聖應中興之運丕闡化猷增飭儀矩制
禮作樂崇道右文耤田蠶室之禮咸事舉行　郊廟
神祇之祀無不稽訂邇復議定　廟制命所司擇日
興工其諸因仍苟且之制背禮不經之訓一洗其陋
而千百年之曠典至是復覩其盛矣凡我臣民莫不
仰　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但義章雖備
其治道雖黼黻而畿甸要荒之間窮簷蔀屋之下民
之不聊生也亦甚矣蒙袂輯屨之狀瑣尾流離之形

使有能爲鄭俠者圖以上獻則　陛下不忍人之心
亦豈得晏然而已乎昔人論享國長久而本之於仁
禮謂後有擕貳者思先王之仁而不忍畏先王之禮
而不敢其言誠是也自今日之時與勢言之則仁民
之政殆尤急於禮焉葢君之於民也猶父之於子也
慈父之教其子必示之以家禮而欲其周旋觀法習
熟儀節以世其家斯固詒燕之道也然生業不周而
不能衣食其子饑寒切身廉耻將喪則亦將視父之
所示者爲虛文矣安望其能從父之教乎今之民皆
饑寒之民而禮義無可修之暇者也臣恐其於　陛

下之禮文未必其能釋然於心也昔漢文帝之時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而帝則謙讓未遑臣始讀漢史至此未嘗不謂文帝之因陋就簡而惜賈誼之說之不售也及反覆思之乃知文帝當高帝戰爭之後惠帝昏弱之餘天下嗷嗷新出湯火若遽爭禮文則生息休養之意或未能專而民農爲之重困此其意蓋有在也卒至蓄積歲增戶口蕃息天下殷富粟陳貫朽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矣不然則誼因英傑之才所言皆卓越之見而文帝豈棄才之主周勃陳

平又豈薇賢之相耶使誼嘗歷試艱難亦必自悔其説之早而用之晚歲其見必周不意遽亡弗復登用而漢之禮樂終襲秦陋是則爲可惜也今　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養民之政不爲不行而持盈慎滿之念不爲不至而臣敢復有辭者願　陛下於本末先後之閒加之意而已文帝後世之君而所行亦非純王之道固不足法但其一時之見亦有合於聖賢之旨孔子見衛民之庶必曰富而後教孟軻陳王道於齊梁欲其謹庠序之教而必以制民之産先之是皆以仁民爲先而植夫禮讓之本也臣願　陛下於

退朝獨處之際深宮靜一之中試思今日之天下爲富足耶爲困窮耶若以爲富足也則飽暖者不一二而饑寒者常千百杼柚其空室如懸磬而凍餒流離之慘 陛下曩時亦自形之制策矣若以爲困窮也陛下何忍赤子之至於斯而不一爲之所耶然臣所望於 陛下者非欲家賜穀粟以食之而人給布帛以衣之也非欲生今而反古之道也非敢爲迂濶難行之說而擾天下也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得夫與世劑量之道因時通變之宜不拘拘於陳迹而不失先王之意使天下帖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耳蓋

民之所以不聊生者皆起於不均之橫征豪右之兼并而無常生之業也先是奉對之臣亦嘗有以是策獻者矣但其說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無以感悟　陛下之聽焉臣請得而續陳之夫民常生之業在田而田無限制則兼併之患不息茲欲限之則亦未免亟奪富人之田若之何而後可哉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四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唯自今年四月以後一丁惟許佔田一頃餘數不過五十畝

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聽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置者併削其所有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行之數十年富者限於制而不復買田興廢無常未免鬻産則田直日賤而民産自均雖井田之制不可復而兼併之患日以消矣成化中大學士丘濬嘗有此議而田宅踰制亦 祖宗朝之所禁者正 陛下今日所當加意而著之令者也且不刑一人不擾一民下方尺之紙而天下晏然自服 陛

下何斬而不爲此耶若乃奢侈成風靡麗成俗則又
不可不嚴爲禁革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
衆殺而圭璧金章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此不惟
可以見先王之世上下有章而且以節民之財也今
天下則庶人得爲帝服倡優得爲后飾富民墻屋被
文繡庶人孽妾緣其履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甚至家無擔石而所食者常珍
囊無餘貲而所衣者執紈風俗至此蓋有不啻如賈
誼之所謂長太息者矣及夫冗員也冗兵也冗費也
三者日積而月甚升斗之給盡出民力尺寸以上悉

仰縣官所謂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者蓋有不啻如蘇軾之所憂者矣乃若貪賄之徒求進之輩其在京師而近於 陛下之耳目者固已洞察臣不得而深言之矣乃若守令最爲親民而民之休戚所係尤重其間賢者不一二而不賢者常什伯或訐取以肥家或賄權以要寵莫非浚民之膏血以自潤也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而耗蠧若此則民之伐桑棗鬻雞豚捐子女以應上官之求亦勢之所必至耳夫民生有欲不能自遂則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汩天地之精鬱而爲沴厲蕩而爲氛祲此其感召之機有

必然者民何以遂生而物何以適所也　陛下策臣
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
多招災害於民夫　陛下之言及此禹湯罪己之言
也天下民物之福也　陛下果能以此憂勤之心而
布爲憂勤之政阜民之財節財之費既如臣前所陳
矣而又於九廟落成之日　祖宗妥靈之餘一意休
養弗事土木省刑罰薄稅斂恤煢獨雪冤抑戢貪酷
進忠良釋逋負緩攤貣問民疾苦布德行惠使夫困
者蘇踣者起蒙袂輯屨者完好而充悅流離瑣尾者
還定而安集則天心克享協氣自應庶靈畢至百嘉

罔遂　天地清寧郊廟歆享華渚流虹前星耀彩九河順適三垂晏然不惟禮文具備將見中聲可復而大雅之久沉者亦可作矣由是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唐虞三代之後再見我　明天子也宗社萬禩之固家國千世之傳將自與天無極矣其所以致之之由　陛下固自得之而臣既已畧述之矣　陛下能不重念之哉昔漢匡衡當元帝之時有言曰聰明果斷者戒於太察溫良慈厚者戒於無斷宋司馬光當神宗時有言曰仁明武君人之三德而仁爲最要二臣雖槩舉之實各諷其君之所不足

也臣至愚極陋固非二臣之比而區區芹曝之誠則
寔願　陛下有以垂鑒之也雖然臣之所言皆涉於
事者也而其原則在　陛下之一心而已昔舜授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仲虺之
告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呂望之陳於武王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成王則曰單厥心康王則曰循大卞高宗則曰咸有
一德宣王則曰兢兢業業其所以正此心而清出治
之原者皆在　陛下之能自得師也若夫漢唐宋之
君其間雖不無可稱者然皆不免於雜伯雜夷非臣

之所以望於　陛下者也倘　陛下不以臣言爲迂

留神省覽俯賜採納則天下幸甚臣草莽之人不識

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